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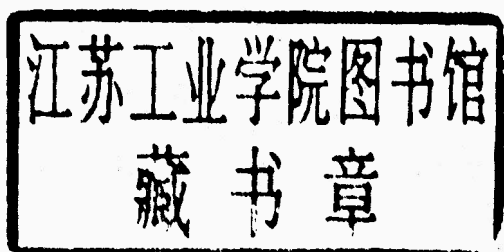
吴贻芳的一生，是积极奋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她把心血倾注在中国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事业上，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她屡次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妇女界赢得光荣。她以广博的仁爱之心，投身到妇女和儿童事业。同时，她为江苏省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和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吴贻芳

社会史工作委员会

吴贻芳



民进中央会史工作领导小组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 北京



吴贻芳 (1893—1985)

目 录

吴贻芳

开 篇	1
艰辛的求学历程	3
从变故中振作	7
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	10
留学密执安大学	16
就任金女大校长	21
在战乱中救亡图存	29
走上政治舞台	33
解放前夕的社会活动	40
欣喜迎来新生活	48
新中国首任教育厅长	51
江苏民进组织的一面旗帜.....	55

当选江苏省副省长	59
“文革”浩劫及复出	64
“和平与智慧女神”奖	72
继续为民进作贡献	76
生病住院期间	85
庆祝第一个教师节	94
最后的告别	98
尾声	101
吴贻芳年谱简编	106

开 篇

吴贻芳,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社会活动家,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老一代民进领导人。1893年1月26日,她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县一个衰落的清代官吏家庭,祖籍江苏泰兴。191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成为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1923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深造,曾担任北美基督教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等职务,显示出非凡的领导组织才能和挑战困境的勇气及胆识,受到广大中国留学生的爱戴与拥护。1927年,当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金陵女大改组校董会,并推选吴贻芳做校长时,她欣然接受了母校的聘书,在1928年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就任,成为我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的第一位中国女校长。解放后,历任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南京师范大学名誉校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苏省副省长、民进南京市委主委、民进江苏省委主委、省妇联副主席、省少儿福利基金会会长、省

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全国第五、第六届政协常委，并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吴贻芳的一生，是积极奋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她把心血倾注在中国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事业上，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她屡次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妇女界赢得光荣，她以广博的仁爱之心，投身到妇女和儿童事业；同时，她为江苏省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吴贻芳在入会后三十多年的漫长时间里，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领江苏省民进的同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心民进省内各级组织发展，关心民进会员的工作、思想和生活。在十年动乱期间，吴贻芳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粉碎“四人帮”后，她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她不顾年事已高，仍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责任感，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尽心尽力。

艰辛的求学历程

公元1893年1月26日，在湖北省武昌城“候补知县”吴守训的家里，女主人朱诗阁继一子一女之后，顺利地产下一位千金，顺着大女儿贻芬的名字，取名贻芳，含有流传芬芳之意，因为是冬天里出生，别号又叫“冬生”。

吴氏祖上本是江苏泰兴的名门望族，书香门弟，曾经做过几任官，后来迁居浙江杭州。吴守训的祖父是翰林，父亲是举人，全家随着吴举人的官职，迁至武昌定居。自吴翰林起，吴家清廉自守，不见多少积蓄。吴举人秉承乃父遗风，家道渐渐中落。到了吴守训，只考取个秀才，投考举人屡试不中。迫于生计，无奈当起私塾先生。妻子朱诗阁是位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平日里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在贻芳之后，又生了第三个女儿贻荃。

做官的吴举人过早去世了，朱诗阁隐隐为年轻的丈夫担忧。教私塾所得的收入微薄，难以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吴守训只得变卖妻子陪嫁之物，捐了个“候补知县”的空衔头，又经过官场上的疏通，当过几处牙厘局的

局长，1904年，吴守训又当了一年当阳县的知县。牙厘局是水陆交通要道征收税款的机构，可以说是敛财的肥缺，但是吴守训遵守祖训，忠实本份，以维持相对安宁稳定的生活为满足，倒也能够与家人和和睦睦地享受天伦之乐。

1904年的早春时节，贻芳杭州的外婆家来了亲戚，闲谈中提到杭州的知名人士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当地的殷实人家和头面人物都将女孩子送去读书，一时成为时尚。言者无意，听者有心，15岁的贻芬迫切摆脱家庭约束，渴望新式教育，就向父母提出要到这所学校读书，遭到吴守训夫妇的拒绝。结果，生性倔强刚烈的贻芬不惜吞下一枚金戒指相威胁，吴守训夫妇震惊之余，只得做出让步。江南一派春意盎然莺飞草长，11岁的吴贻芳伴随姐姐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进入公立杭州弘道女子学堂就读。这是一所由维新人士创办的新型学校，多设自然科学课程，教师倡导学生爱国反帝，救国救民，吴贻芳在这里受到了终身难忘的爱国主义教育。一次，一位老师带她参加一个群众集会，会上，一位记者声泪俱下地控诉美国资本家迫害华工的罪行，在听讲群众的啜泣声中，吴贻芳不由攥紧了小小的拳头。

紧张有趣的学习之余，姐妹俩常去看望二姨父一家。二姨父陈叔通（字敬弟）是当地的名士，虽然受到传统

文化的浸染，思想却十分开明。他对小姐妹俩很是照顾，时常关心她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二姨妈与贻芳的母亲，从小感情甚笃，因此，小姐妹俩如同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为了及时学习英文，1906 年底，姐妹俩在陈叔通的鼓励下，考入上海启明女子学校，离开熟悉了两年多的杭州抵达陌生的上海。次年 1 月又转入苏州景海女子学校，该校所有课目都与英国本土同步，课本使用原版教材，学校有许多外籍教师，老师多用英语授课。姐妹俩默默勤奋地读书，学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闲暇之余，吴贻芳经常哼唱《春天的燕子》，这首她从小最喜欢的儿歌：“檐燕檐燕，别来又一年，飞来飞去；你——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快去衔泥，修补趁晴天，修补趁晴天！”不知不觉之间，贻芳无忧无虑地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时光在快乐中飞逝，谁知不幸悄悄来临。

1909 年 11 月，姐妹俩接到“立即返里”的急电，匆忙赶往武昌。在船上碰巧遇到二姨父陈叔通，他也是去武昌的，姐妹俩弄不明白为什么二姨父时常叹气，神情凝重。到了家里，映入眼帘的是父亲吴守训的灵位——父亲投江自杀了，连尸首也没找到——16 岁的吴贻芳迎来人生第一场沉重的打击。

原来，1906 年，吴守训调任湖北省牙厘总局任财务科

长，在局长指使下，将公款存入钱庄坐吃利息，不久传出这家钱庄行将倒闭的消息。这年冬天，局长授意他另外取出公款支撑这家钱庄，不料投入的钱又打了水漂，吴守训背上了亏空公款的罪名。局长因此有意放他到沙市当牙厘局长，目的是让他巧取豪夺以弥补亏空，吴守训始终不善此道，终日胆颤心惊。当时，清政府扬言建造川汉、汉粤铁路，吴守训在朋友的谋划下，再次动用公款在汉口买了三十多亩地，打算涨价之后卖出。但是修筑铁路之事渐渐销声匿迹，没有人再提起了，这本来只是清政府为了搜刮民脂民膏临时耍的手段而已。买进的土地低洼贫瘠，没有好收成，再想转手已经不易了。正当绝望之时，湖北省牙厘局的局长换了，新来的局长很快发现亏空，通知吴守训补清债务。吴守训被逼无奈，情急之下，走投无路，在乘船去湖南办事时，含恨跳入激流之中，留下“代人受过”四个字。

吴家的顶梁柱倒了，吴家陷入一片悲痛。在陈叔通先生的帮助下，办理了丧事，了结了官司，一家六口迁回杭州故土，住在贻芳外婆家，开始过起依靠亲戚接济的辛酸生活。为了陪伴哀伤的母亲，加上学费困难，吴贻芳只好辍学家中。

从变故中振作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枪响，吴贻芳久布阴霾的心里也受到感奋。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了。在上海工作多年的陈叔通和贻芳舅舅都写信来说，上海的市面较大，以后容易找事做，建议朱诗阁随着贻芳的姨妈和舅妈一道搬迁。于是，朱诗阁带着老太太和三个女儿来到上海。

这时，深受贻芳喜爱、在清华学堂读书的哥哥吴贻桀也来到上海。说来话长，满清政府挪用“庚子赔款”镇压革命，清华学堂缺少经费来源，导致教学停顿，教师自谋出路，学生也被遣散回家。这对一心想出国留洋、重振家业的吴贻桀真是当头一棒，所以他虽然得以和全家人团聚，却一直闷闷不乐。祖母偶然想起，别人欠过吴家的钱，吩咐贻桀去讨取。贻桀理解并同情贫穷的难处，每天总是东游西荡，空手而归，并不上门讨债。一天，他不慎弄丢了贻芬从父亲的世交那里筹集来的供他到北京继续读书用的一笔款项，自怨自艾，羞愧难当，竟走上其父的老路，跳进黄浦江里轻生了。

家里唯一的男孩失去了，光耀门庭的希望破灭了。本已重病缠身的朱诗阁，丧夫之后，再也承受不住巨大的丧子之痛，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死在贻芬的怀里。贻芬一下子成熟起来，变得极端地冷静和理智，她以长姐的身份有条不紊地处理每件事，等待第二天早晨为母亲出殡，姐妹两个和衣而眠。睡至半夜，贻芳伸手一摸，身边没有了姐姐，贻芳大惊失色，赶忙四下寻找——一直细心呵护她的姐姐贻芬竟然不辞而别，上吊离开了人世。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哥哥、母亲、姐姐，吴贻芳三个最亲的亲人，相继骤然而逝了，吴家现在只剩下她、七旬的祖母以及九岁的妹妹贻荃。这一年，吴贻芳刚刚十八岁，在本应充满憧憬的年龄却屡屡遭受严霜般的痛苦，命运对于她实在太残酷了！昔日温暖快乐的大家庭不复存在了，吴贻芳被死亡的阴影所包围，似乎无力冲出冰冷破碎的梦境。死亡离她这么近，仿佛只有一步之遥。

陈叔通先生看出吴贻芳情绪异常，语重心长地劝她振作起来，不能像哥哥和姐姐那样，要勇敢地担当起照顾祖母和妹妹的责任。陈叔通把吴家老少三口接到自己家里，一来可以节省开支，二来互相有个照应。吴贻芳感到过意不去，陈叔通毅然说道：“都到我家去吧，不要害怕，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每当回想这段往事，吴贻芳总是激动得难以平复，她深情地说：“送走了母亲和姐姐之后，

二姨父就把我们都领走了。”陈叔通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吴贻芳得到不少温暖,把她从绝望中拉了回来,重新鼓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吴贻芳决定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支撑起这个残破得不能再残破的家。

1913年2月,吴贻芳在陈叔通的资助下,作为特别生进入杭州弘道女子学堂四年级学习。1914年,陈叔通赴北京就职,吴贻芳与祖母、妹妹一起随二姨父全家迁往北京。此时的吴贻芳,在女校受过多年严格的英文训练,英文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经过熟人介绍,有了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担任英文教员的机会,她十分喜欢并珍惜教师这个职业,认真负责,耐心讲解,对教学注入了真切的情感。当她从学校领来第一个月的薪水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用自己挣来的钱养活祖母和妹妹,吴贻芳发现自己身上潜藏的力量,逐渐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

1915 年底, 陈叔通先生应张元济先生的邀请, 到上海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工作, 吴家三口也跟着搬到上海。这时, 一封来自美籍教师诺玛丽的信翩然而至。

诺玛丽曾在杭州弘道女子学堂讲授美国历史, 她对吴贻芳扎实的英文水平和好学的刻苦精神留有深刻印象。1915 年 9 月, 诺玛丽应聘金陵女子大学任教之后, 觉得吴贻芳是个可造就的人才, 应该继续深造, 经过多方打听才得到吴贻芳的详细地址。梦寐以求的机会来了, 吴贻芳感动之余, 不由得踌躇起来: 读书费用不菲啊, 祖母和妹妹的生活又将没有着落。陈叔通夫妇深信, 吴贻芳是个可塑之才, 经过进一步勤学苦练, 一定能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他们解除了吴贻芳的后顾之忧, 筹备好上学的一切费用。

1916 年 2 月, 吴贻芳只身一人, 来到古城南京。在诺玛丽的帮助下, 她作为特别生插入一年级, 开始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学习生活。



一九一九年，金女大的全体同学留影。前排右起第二人为吴贻芳。

辛亥革命后，传统式的私塾教育日渐衰退，新式的学校大量涌现出来，设有自然科学和先进思想课程的教会学校很受欢迎。金陵女子大学实际上是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一开始即设置完整大学课程的第一所女子大学。

1913年11月13日，金女大校董事会一致推举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熟悉教育界和教会系统的美国基督教会传教士德本康夫人为第一任校长，并由她负责筹备建校的事宜，她选中了位于绣花巷的李鸿章故址为临时校址。1915年9月17日，金陵女子大学正式开学，设立文、理二科，学制为四年本科。第一期招收新生十一名，生源来自

南京、镇江、上海、九江、宁波等五个城市。在德本康夫人领导下担任教学工作的五名教职员，都是第一次在女子大学任教，她们都尽自己的全力，想把这所大学办得像所正规大学，一切都按英美大学的标准去做，课本全部选用英美大学原版教科书。金陵女子大学以“厚生”（abundant life）为校训，它来源于《圣经》中《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由于晚来了一年，吴贻芳面临补课的问题。她和同学一起上课的同时，用剩余时间拼命把一年级的各门课程全部补上，到了这年暑假，经过补考，各科功课均取得优异的成绩。于是，经过学校批准，她从特别生转为二年级的正式生，成为金女大首届学生中的一员，化学教师蔡路得硕士和生物教师黎富思博士的课最受她的欢迎。刚入校的吴贻芳未能完全从家庭不幸的阴影中走出来，总是在教室里埋头看书，常常一人独处，沉默寡言的，不能自觉地融入各项校园活动中去。吴贻芳的导师觉察到，这位学生的身心一定受过打击，因此鼓励她多参加团体活动，以驱散徘徊在心中的忧郁情绪。

随着与同学交往的增多，吴贻芳与同班的徐亦蓁成了互相照顾、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在徐亦蓁的影响下，吴贻芳渐渐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听着牧师宁静的布道，